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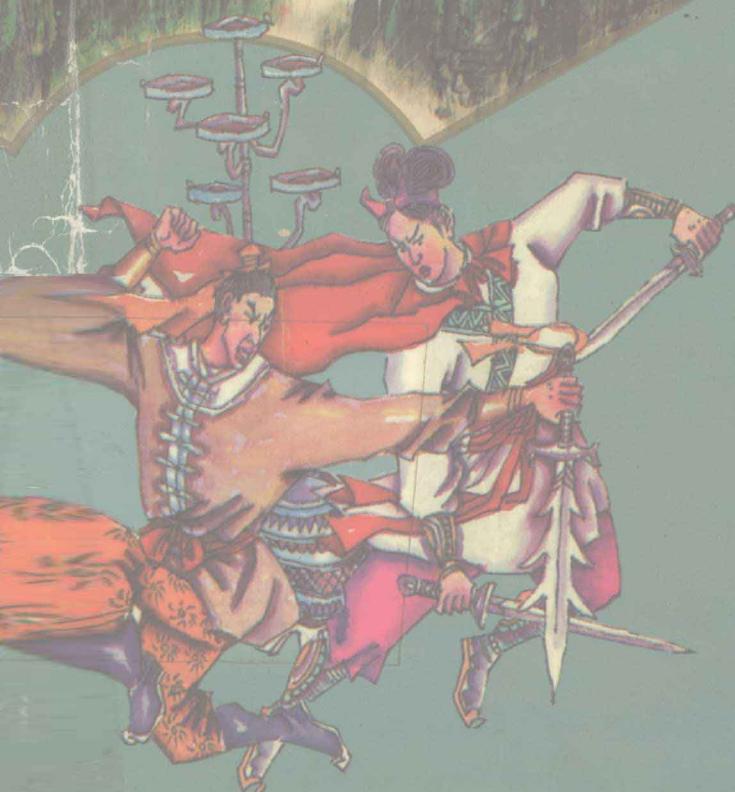
东方玉作品全集

彩

虹

剑

東方玉



彩 虹 剑

东方玉 著

海南出版社

目 录

第二十九章	杀母仇人	(759)
第三十 章	同仇敌忾	(779)
第三十一 章	夜探别庄	(812)
第三十二 章	分光剑法	(845)
第三十三 章	笑面神丐	(869)
第三十四 章	巧计安排	(882)
第三十五 章	清理门户	(918)
第三十六 章	附骨毒疽	(945)
第三十七 章	暗箭难防	(954)
第三十八 章	千钧一发	(990)
第三十九 章	杀子之恨	(1025)
第四十 章	兴师问罪	(1059)
第四十一 章	烟消云散	(1096)

第二十九章 杀母之仇

夏云峰和范子云一同回到夏家堡来了。

这是未牌时光，在夏云峰的书房里，总管翟开诚匆匆走入，躬身道：“堡主呼唤属下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

夏云峰一指范子云，说道：“你总知道，范贤侄的令尊青衫客范大成，是老夫的义弟。”

翟开诚陪着笑道：“属下知道，范二爷昔年时常到堡里来，属下再熟也没有了。”

夏云峰点点头道：“范二爷失踪已经十有三年，始终不明下落，如今老夫当上武林盟主，如果连义弟都找不到，老夫这盟主也不用当了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翟开诚连声应“是”，但心中又疑惑的道：“堡主指示，要属下怎么办，属下自当遵办。”

夏云峰一手摸着长须，微笑道：“翟开诚，你随老夫多年，怎么连这点都想不出来？”

翟开诚惶恐的道：“属下愚昧，属下前几年也曾奉命查寻过范二爷的下落，只是一直都找不到他的下落，属下实在想不出办法来，堡主请明示要属下怎么做？”

“真是饭桶。”夏云峰哼了一声道：“老夫现在是武林盟主身份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翟开诚道：“堡主是盟主身份了。”他还是想不

出来。

夏云峰道：“武林盟主的命令，是天下武林都要一体遵照办理的了。”

翟开诚躬着身道：“是，是，天下武林，一体遵办……”

夏云峰道：“所以老夫要你传出武林金箭，要天下武林同道，共同找寻青衫客范大成的下落。”

翟开诚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连连应是道：“武林金箭，对，属下忘了盟主的武林金箭，属下立时传发出去。”

“好！”夏云峰含笑挥了挥手，说道：“你快去办吧！”

翟开诚迅快的躬着身，退了出去。

范子云感激的道：“多谢夏伯伯，找到家父，小侄会感激你一辈子。”

夏云峰蔼然笑道：“贤侄和夏伯伯还说什么感激的话来？”他站起身，说道：“倒有一件事，颇教老夫担心……”

范子云道：“夏伯伯说的是什么？”

夏云峰道：“贤侄一身武功，不是受到了禁制么？”

范子云道：“是的，小侄有几处经穴遭受禁制，武功若废。”

夏云峰轻轻叹了口气道：“老夫在老子山别墅之时，有许多话不便多问，因为你夏伯母当时对老夫当选武林盟主，颇为热忱，曾邀请她师姐助拳，她师姐是个生性偏激之人，武功别走蹊径，手下训练了十二名女弟子，号称十二金钗，那叶玲就是她的女弟子，这一点，贤侄也许听叶玲说过了。”

范子云听他提起叶玲，不觉脸上一红，低头道：“小侄确实问过她，但她有许多话，都不肯说。”

夏云峰道：“叶玲背叛师门，使她十分震怒，誓必把叶玲擒回治罪，但据说她没有逮到叶玲，因而迁怒到贤侄身上，认

为叶玲是受了贤侄勾引，才会叛离于她的……”

范子云听说叶玲并未被擒，心上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但夏伯伯说出自己“勾引”叶玲，不由得俊脸又是一红，急忙说道：“夏伯伯，当日因叶玲身负重伤，是小侄救了她，她才愿意协助小侄，说不上‘勾引’二字，小侄也只是把她当作妹子，并无……”

夏云峰一摆手，不让他再说下去，一面接着道：“那晚她没有逮到叶玲，而且好像还负了伤，因此迁怒到贤侄身上，把贤侄引去，擒回老子山，而且还在贤侄身上下了独门禁制，这件事直到老夫到达老子山，方听你夏伯母提起，那时因她师姐已经率领女弟子回山去了，她这独门禁制手法，无人能解，老夫只好先把你带回来再说……”

他说得十分诚恳，似乎丝毫未瞒范子云。

范子云听他这么说，自然相信。

未待范子云开口，夏云峰轻轻一捋长须，说道：“贤侄经穴遭受禁制，但行动与常人无异，可见这禁制经穴的手法十分高明，老夫也不敢轻易尝试为你解穴，因为此种禁制经穴的手法，与点穴不同，各派解法各异，一个处置不妥，重则逆血攻心，立即毙命，轻则经脉受损，终身形成残废，老夫也毫无把握。”

他这话，范子云当然相信，因为自己几次试图运气解穴，但才一运气，顿觉奇痛攻心，无法运集真气，只好放弃，这就说道：“她手法果然十分厉害，小侄几次想运气攻穴，都因奇痛攻心而罢。”

夏云峰道：“老夫把你带回夏家堡来，也就是为了解去你身上这重禁制。”

范子云道：“夏家堡有人可以解去小侄身受的禁制么？”

夏云峰道：“有，现在老夫就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说罢，便已站起身来。

范子云跟着站起，问道：“夏伯伯，这人在哪里？”

夏云峰道：“你随我来。”

举步跨出书房，引着范子云往后花园行去。

这后花园占地极大，到处都有亭台楼阁之胜，范子云跟在夏云峰身后，行到一处繁花如锦的一幢精舍之前，门额上写着“紫气东来”四字。

夏云峰走近阶前，立时有一名身穿青布道装的道童迎了出来，躬身道：“小道见过堡主。”

夏云峰含笑道：“老夫率同世侄，来见道长的，你去通报一声。”

那道童应了声“是”，立即返身而入。

范子云心中暗道：“听夏伯伯的口气，住在这里的是一位道长，不知是什么人？”

夏云峰背负双手，站在阶前，也没说话。

过了半晌，才见那道童急步走出，躬身道：“家师请堡主入内相见。”

夏云峰点点头，回身道：“贤侄随我进去。”举步跨上石阶，行入精舍。

范子云紧随他身后，跨入屋中，这是一间布置得十分精雅的堂屋。

这时只见一个身穿青布道袍的老道人站在中间，打了个稽首道：“堡主请了，贫道听说堡主荣膺武林盟主，可喜可贺。”

这老道头簪一支翠玉簪，浓眉已白，细目如丝，满脸俱是皱纹，笑起来皱纹更多，脸上就显得有些阴森！尤其他说话的声音，低沉而细，听来使人十分不舒服。

范子云现在在江湖上多了一番历练，总觉得这老道人有些诡异，不似正派中人！

“哈哈，好说，好说？”夏云峰打了个哈哈，拱手道：“兄弟只是承蒙九大门派抬举，替江湖同道做些跑腿的事罢了。”

那老道人看到夏云峰身后跟着的范子云，目光一转问道：“堡主，此子是谁？”

夏云峰忙道：“他叫范子云，是义弟范大成之子。”一面回身道：“贤侄快来见过道长。”

他没跟范子云介绍老道人的身份。

范子云只好走上一步，作了个长揖道：“在下范子云见过道长。”

“少侠不可多礼。”

“老道人含笑道：“堡主这位侄子，人品不错，不知拜在何人门下学艺。”

夏云峰道：“他是家传的武功，有暇，还望道长多加指点。”

这是客气话。

那老道人一手摸摸颏下白髯，点头道：“唔，这位少侠骨格不错，倒是练武之材……”忽然想到大家还是站着说话，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抬手道：“堡主请坐，范少侠请。”

大家落坐之后，小道童端上茶来。

夏云峰道：“兄弟来找道长，有一件事要烦劳道长了。”

他一口一声尊声“道长”，可见对这位道人执礼甚恭！

“堡主好说！”老道人欠了欠身，眯着眼睛，笑道：“堡主有什么事要贫道效劳，但请吩咐。”

他是夏云峰供养的，自然说得极为客气。试想夏云峰要把这位老道人供养在花园里，而又执礼甚恭，就可见这老道人乃

是个大有来历之人了。

“不敢。”夏云峰谦虚的欠着身，然后一指范子云，说道：“是兄弟这位侄儿，遭人以独门手法，禁制了身上几处穴道，想请道长查看一下。”

老道人双目精光一闪，在范子云身上打量了一阵，点头道：“額现青筋，那是为阴人所伤。”一面回过头望着夏云峰问道：“堡主可知什么人伤的么？”

夏云峰忽然嘴皮微动，以“传音入密”和老道人说了一阵。他以“传音入密”和老道人说话，自然不愿范子云知道邢夫人的师姐是谁了。

也许是碍着邢夫人，范子云也并未介意。

老道人口中连“唔”了两声，才转脸朝范子云问道：“少侠遭受禁制，已有多日，你可曾自行运气试过，有些什么感觉？”

范子云道：“在下几次想运气解穴，但一经运气，就奇痛攻心，真气无法运集。”

“唔！”老道人又唔了一声，道：“少侠请随贫道到里面去，躺下来让贫道替你检查检查。”

说完，转身引着范子云跨进里间。这是一间静室，中间放一张雕刻精致的紫檀木榻，显然是老道人日常练功静坐之所了。

夏云峰关切范子云被禁闭的经穴，自然也跟了进去。

老道人一指木榻，命范子云躺下。范子云依言躺下。

老道人走近榻前，徐徐说道：“少侠放宽呼吸，不可运气，贫道才能仔细检查。”

说着，伸出一双鸟爪般的手指，缓缓按下，他是依着十二经络，所经穴道，逐条按穴摸去。当他摸到“天枢”（手阳明

经)、“不容”(足阳明经)、“腹结”(足太阴经)、“极泉”(手少阴经)、“天宗”(手太阳经)、“天泉”(手厥阴经)六穴之时，便低喝一声：“吸气。”

范子云依言吸气，就会感到隐隐作痛。

老道人检查完十二经络，才微微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果然是这六处经穴，受了禁制。”

夏云峰道：“道长可曾看出是什么手法？”

老道人道：“看情形似是‘阴手禁穴’，是所有禁制手法中，最厉害的一种手法了。”

他不待夏云峰再问，接着又伸手按摸范子云的穴道，说道：“贫道还要看看奇经八脉的穴道，是否也受到禁制，如果光是这六处经穴受制，还不要紧，若是奇经八脉，也受到禁制，那就更严重了。”

话声一落，就缓缓闭上眼睛，不再作声。

夏云峰站在榻前，也只好不再问话。

老道人手指轻按，摸得很仔细，也很慎重，当他摸到“会阴”(任脉)、“筋缩”(督脉)、“天突”(阴维脉)三处穴道，也同样喝了声：“吸气。”

范子云依言缓缓吸气，这一吸，顿觉似有一支极细的绣花针，刺在穴道之中，这种刺痛，似有形，实无质，乃是一缕极阴极寒之气，贯注经穴，口中忍不住“啊”出声来。

夏云峰急忙问道：“贤侄如何了？”

老道人急忙摇手制止，说道：“少侠忍耐些，等贫道检查完了再说。”他把奇经八脉，依次检查完毕，才缓缓收回手去，说道：“少侠可以起来了。”

范子云依言坐起，跨下木榻。

老道人道：“堡主请到外面坐。”

大家同出静室，各自坐下。

夏云峰迫不及待的问道：“道长，情形如何？”

老道人道：“最厉害的还是任、督、阴维三处穴道的禁制了。”他一指范子云，说道：“堡主问问范少侠，贫道要他吸气之时，感受如何？”

夏云峰道：“贤侄吸气之时，感觉到如何？”

范子云道：“小侄吸气之时，似有一缕有形无质的阴寒之气，像一支极细的绣花针，刺在穴道上，才一吸气，就十分刺痛。”

“哦！”夏云峰双眉微拢，目光转向老道人，问道：“道长，这……”

老道人面情凝重的道：“还是‘阴手禁制’，不过此人又下了‘阴极针’……”

夏云峰又问道：“道长能为他解除禁制么？”

“难！难！”老道人连连摇头道：“阴手禁穴，如若光是十二经络穴道遭受禁制，贫道还能勉为其难，奇经八脉受制，已非贫道能力所及，何况此人又在奇经三处穴道中，下了‘阴极针’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看来只有此人独门手法，方能解禁。”

夏云峰道：“道长能否想想办法？”

老道人只是摇摇头，说道：“除了下禁之人的独门手法，除非……”

夏云峰问道：“除非什么？”

老道人依然摇着头道：“这个说也没用，除非有人擅佛门神功‘拈花指’，玄门神功‘乾元指’，替他点度十二经络，奇经八脉，才能使‘阴极针’无形遁失，禁制自解……”

“拈花指！”夏云峰戛然一喜，拱拱手道：“多承指教，贤侄，咱们走吧！”

说罢，站了起来，范子云跟着站起。

老道人稽首道：“堡主好走，恕贫道不送了。”

夏云峰道：“道长不用客气。”

领着范子云出了精舍，一面说道：“贤侄，老夫带你去看彩儿。”

范子云跟在他身后，说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夏云峰道：“彩儿是老夫的女儿，你是老夫的侄子，你们不是没见过，据老夫观察，彩儿好像对你不错。”

范子云脸上不禁一红，不好答话。

夏云峰又道：“何况方才那道长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，贤侄经穴禁制，也只有彩儿能救你了。”

范子云惊异的道：“玉容姐姐能替小侄解去禁制么？”

“不错！”夏云峰道：“那是彩儿她娘在日，曾去九华进香结识九华神尼，那神尼十分喜爱彩儿，就收彩儿为记名弟子，传了她佛门‘拈花指’神功。”

范子云“哦”道：“原来玉容姐姐还是九华神尼门下。”

“唉！”夏云峰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自从彩儿她娘死后，老夫继娶邢氏，彩儿因和她继母心存芥蒂，就搬到慈云庵去住，平日很少见人，女孩子大了，怎好如此孤僻，真教老夫替她担心……”

范子云乘机问道：“夏伯伯，方才那位老道长，是什么人呢？”

夏云峰轻咳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位道长，昔日也颇负盛名，在武功修为上，造诣精深，只是厌倦了江湖生涯，才改换了道装，他和老夫原是忘年之交，他不欲人知，老夫也不好提他名号了。”

他不肯说，范子云也不好多问。

两人默默的走了一段路，就已到了慈云庵门前。

夏云峰微微摇头道：“彩儿一个大姑娘家，整日住在庵里，唉……”

他摇着头，跨上石阶，举手敲了两下门。

过不一会，庵门启处，出来开门的竟是如玉，她看到夏云峰和范子云同来，不觉面有惊容，后退了一步，才道：“是堡主、范公子……小婢……叩见堡主。”

夏云峰捋须，“唔”道：“起来，你在这里好么？”

如玉连头也不敢抬，站起身，应道：“小姐待小婢很好。”

夏云峰问道：“小姐呢？”

他虽是问着，但不待如玉回答，已经举步往里行去。

范子云跟在他身后而行，如玉关上庵门，也只好跟在二人身后，不敢超越，进去禀报小姐。

穿过大殿，折入左首一道月洞门时，夏玉容身后跟着何嬷嬷，走了出来。

她今天穿着一身月白色藕丝衫裙，当真像清水芙蓉，淡雅绝俗！当她一眼看到来的竟是爹和范子云二人，也不觉微微一怔，急忙趋前一步，屈膝说道：“女儿叩见爹爹。”

夏云峰呵呵一笑道：“孩子快起来，唔，你还认识子云贤侄么？”

范子云跟着上前，抱拳道：“小弟见过玉容姐姐。”

夏玉容粉脸微酡，连忙裣衽还礼，口中低低的叫了声：“子云弟。”

何嬷嬷也跟着走上朝夏云峰裣衽道：“老婆子叩见堡主、范公子。”

夏云峰含笑道：“何嬷嬷，不用多礼。”

夏玉容把爹和范子云让进厢房。如玉已经端着两盏茶送

上。

夏玉容道：“女儿听说爹爹当选了武林盟主，还没向爹道贺呢！”

夏云峰呵呵笑道：“这是九大门派决议的事，为父身不由己，何况盟主也只是名义好听而已，实际上，还不是给江湖武林大家当差？”

夏玉容道：“爹爹一向为人正直，如能为江湖武林多做有益之事，女儿也就深感光彩了。”

何嬷嬷乘机道：“范公子好久不见了，怎么不到慈云庵来玩呢？”

慈云庵不准外人擅入，如果不是玉容姑娘露过口风，惦记着范子云，她婆子怎敢说出到慈云庵来玩的话来。

夏云峰是何等人物，何嬷嬷这话的口气，哪会听不出来，心中不禁暗暗高兴，但却只是捋须微笑。

范子云道：“在下前些日子，去了一趟金陵，今天才回来。”

“唔！”夏云峰口中“唔”了一声，朝玉容姑娘说道：“彩儿，为父带子云贤侄同来，是有一件事和你商量来的。”

夏玉容一双清澈如水的秋波，看了范子云一眼，忽然低下头去，低低的道：“爹爹有什么事要和女儿商量的？”

夏云峰道：“是子云贤侄被人用‘阴手禁穴’，禁制了九处经穴……”

“哦！”夏玉容听得吃了一惊，娇容微变，但她登时想到自己在父亲面前，不该如此表露出对范子云的关切，不觉粉脸骤红，故意掩饰的问道：“这‘阴手禁穴’很厉害么？”

夏云峰道：“说起‘阴手禁穴’，乃是禁制手法中最厉害的一种，但子云贤侄还不止此……”

“哦！”这回夏玉容听得一颗心怦然直跳，急急问道：“子云弟还中了什么呢？”

夏云峰又道：“他中的虽是‘阴手禁穴’手法，只是此人还在他奇经八脉三处穴道中，下了‘阴极针’，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解救的了。”

夏玉容道：“爹的意思，要女儿怎么呢？”

夏云峰道：“据为父所知，中了‘阴手禁穴’和‘阴极针’的人，只有练过佛门‘拈花指’和玄门‘乾元指’的人，才能解救。”

夏玉容听得“阴极针”三字，身躯不由得机伶一颤，她强自镇定着，故作迟疑，俯首道：“女儿行么？”

夏云峰含笑道：“行，你练的正是佛门‘拈花指’，自可奏效。”

夏玉容道：“只是女儿不知该如何使法，才能替子云弟解去禁制……”

夏云峰眼看女儿已有允意，一面捋须笑道：“容易得很，子云贤侄被‘阴极针’刺中‘会阴’‘筋缩’‘天突’三穴，乃是奇经八脉中的任、督、阴维三脉，十二经络遭受禁制的是手阳明、足阳明、足太极、手少阴、手太阳、手厥阴六经中的‘天枢’‘不容’‘腹结’‘极泉’‘天宗’‘天泉’六穴，你只须以‘拈花指’神功，替他把这几条经脉，逐穴点度真气，把经脉打通，你子云弟身受的禁制，也就解除了。”

“逐穴点度”，这话听得夏玉容姑娘不禁踌躇起来，自古男女有别，爹说的这几条经脉中，有许多穴道，是女孩儿家不宜用手去碰触的，自己怎好……她粉脸一红，迟疑的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夏云峰自然看得出女儿的心意，轻咳一声，道：“彩儿，

为父明白你的意思，但子云是为父义弟之子，我和他爹情同手足，你和他也就像同胞姐弟一般，子云贤侄身受禁制功力全废，只有你‘拈花指’可解，你应该义不容辞。”

夏玉容道：“女儿知道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范子云道：“夏伯伯，既然玉容姐有困难，那就不用了……”

夏云峰一摆手，截着他话头道：“贤侄毋须客气，彩儿是现成练过‘拈花指’的人，哪有舍了自己人不医，反去求外人之理，何况外人也未必求得到，会‘拈花指’的，只有九华神尼一位，会玄门‘乾元指’的人，江湖上已经多年没有听说了，你到哪里去找解禁之人？”

他神色渐转严肃，望着自己女儿道：“再说，彩儿，为父膝下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你范二叔也只有子云一个男孩，当年你范二叔失踪之前，老夫和他，都有意把二家合成一家……”

夏玉容娇羞的叫了声：“爹……”

夏云峰正色的道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，为父当年也和你娘提起过，别说子云贤侄人品、武功，都是千中之一上上之选，就算他是个庸碌之人，为父也非把你许配与他不可，因为这是为父和他爹交谊不同，如由范家的孩子来承继夏家的香烟，为父纵然身死，也会含笑于九泉，为父说这些话，就是告诉你这是为父的心愿，为父今天就当面把你许配给子云贤侄，这样你就不用再顾虑男女有别了。”

这番话直羞得姑娘家一张粉脸，比大红缎子还红，一颗头垂得更低，只是拈弄着衣带！因为她对面，坐的正是范子云，她自然不敢抬头看他了。

范子云也料想不到夏伯伯会当着玉容姐姐说出这番话来，他既然说出来了，自己自然不好反对，否则置玉容姐姐于何

地？但他又不得不表示自己的意见，这就红着脸，尴尬的道：“夏伯伯，小侄年纪还小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夏云峰拂须笑道：“老夫又不是逼着你马上成亲，明天老夫打发翟总管去跟弟妇说去，先替你们订个亲……”

何嬷嬷站在一旁，一脸喜色，躬着身道：“恭喜堡主，恭喜小姐。”

夏云峰得意一笑，说道：“彩儿，你和子云贤侄如今有了名份，就不必再避男女之嫌了，但目前你们仍然以姐弟称呼为宜。”

夏玉容心里自然十分喜悦，含羞应了声：“是。”

夏云峰脸朝何嬷嬷吩咐道：“何嬷嬷，你给范贤侄在庵中收拾一间静室，彩儿替他疗治解禁，最少也得两三天时间吧？他功力未复之前，暂时就住在这里好了。”

何嬷嬷连声躬着身道：“老婆子省得。”

夏云峰起身道：“好了，贤侄，你就留在这里，老夫还有事去。”

范子云迟疑的道：“夏伯伯，这个只怕不妥吧？”

夏云峰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妥？就算两家联姻之事，目前还言之尚早，夏伯伯和你爹情同手足，你和彩儿，就是姐弟，如今你武功全废，不住在这里，让彩儿给你治疗解禁，住到哪里去？”

话声方落，人已大步往外行去。

何嬷嬷识相的含笑道：“范公子，老婆子这就给你收拾房间去，慈云庵地方并不小，前面有好几间都空着没人住呢？放心，没有不方便的。”

她也没待范子云和夏玉容的回答，就踮着小脚走了。

两人面对面的坐着，但各人心头都在怦怦跳动，谁也不敢